

## 北京烤鸭

□ 日月

通也十分不便,但这儿人文环境,十分浓郁和优美。学院在颐和园、圆明园正北不到2公里,四周全是高校,有中央党校、清华大学、国防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农业大学,是一个学习的好地方。我们《人民武警报》社的印刷厂也在学院正北方向,报纸每次送印来回都要从学院门前路过,因而经常会有战友到学院来看望我。战友都知道我是南方人,吃不惯北京的饭菜,尤其是一遇上星期天、节假日,学院的食堂一天只供应两顿饭,早中饭是上午9点多,晚饭是下午5点多。我一直生活在合肥,养成一日三餐的习惯,一到星期天、节假日,就饿得不行。这样,战友们只要是跑印刷厂,就会隔三差五地顺道来把我叫出去,找个路边小饭店,给我改善一下伙食。记得有次中秋节中午时分,和我平时关系甚密的副社长到印刷厂去送报纸大样,在返回途中特意把我请出去吃饭。他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时节,你不能回家与家人团聚,今天我就带着几位战友来和你一起过。中午的菜就由你点。”我知道这客是由社长私人出的“血”,就朝便宜的菜点,他一看菜单不乐意了,抢过菜单就换了几道“硬菜”,然后又嘱咐服务员说:“那道北京烤鸭要最后上。”当时我还有些纳闷呢!为何烤鸭要最后上?好菜得先上,先上才有胃口吃呀!最后上,都吃差不多了,再好的菜,也没胃口吃了呀?等酒足饭饱后,烤鸭才上来。他看着上来的香扑扑烤鸭连头抬都没抬说:

“服务员把烤鸭给我装个包。”说完后,他付完款,顺手就把烤鸭递到我手中:“这份烤鸭,你带回学院,晚上你叫上几个同学好好过个节!”我接过这份烤鸭,脸“唰”地一下红了,像是伤了自尊心一样,心里暗暗地想:我们安徽人再穷,一只烤鸭还是买得起的,再说人穷志不短。我就乘着战友们不注意,悄悄把烤鸭给扔了。副社长一见,脸色大变,把我叫到一旁用一种十分严厉的口吻,好好把我批评一顿。临走时,还一再地说,要学会勤俭节约,要知道花钱想到挣钱难的道理。

这事,虽然过去好久好久了。但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结:勤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一道理,我也是牢记在心。可怎么一到节骨眼上,却打肿了脸充胖子呢?还是自己爱面子思想在作怪,还是自己平时不能做到知行合一。是呀!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可算是身居高层要职,像他这样大的领导,平时在宴请一些友人时,都能把喝剩的红酒带回去,生怕有一点点浪费;再说“世界船王”包玉刚吧!可谓是万贯家产,但他一生健身只是跳跳绳子、跑跑步、游游泳,并没有去追求高消费的健身活动……一想到这些,我的脸就会红到耳跟。是呀,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只有勤俭,才能永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于是乎,我把对北京烤鸭一事的反思,写成一篇题为《花钱想到挣钱难》的言论稿,一发到报社,不仅很快就变成了铅字,而且还被《人民武警报》评为当年的优秀言论。

30

多年前,武警部队发个红头文件要在全军武警部队中开展首次新闻系列评定职称。按照文件要求,有获奖作品的,从事新闻工作5年以上,且有大专、本科以上学历,方可参加中级职称的评定。前几项硬杠杠,我不仅完全符合,而且还是项项过硬,单说获奖作品,我已有十几篇新闻作品在全国武警部队和全军获大奖,论文也在中央级刊物上发表有十一二篇了。言下之意就是像我们这些在部队土生土长,靠自学成才的,唯学历不高,充其量评职称的起点最多只能申报一个初级职称。为抚平这一个“硬伤”,我又一次捧起了久违的课本,利用工作之余,开始复习文化课。

俗话说得好:“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没想到,我参加高考,一举考中,并被中国新闻学院录取。中国新闻学院前身是新华社干部进修学院,院名是由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的,院长为穆青,是一所面向全国招生的高等学府。学院位于北京海淀区肖家河正黄旗。据《光绪会典事例》典籍记载,正黄旗,是清代八旗之一,以旗色纯黄而得名。这儿虽十分偏僻,交

## 定格在时光深处

——写在陈廷友、张继平澳门画展之前

□ 张武扬

黄山独步天下的山水美、独树一帜的人文美,古往今来,倾倒了无数文人雅士。他们的作品笔墨超逸,气韵生动,意境深邃,苍润博大,不仅生动地描绘了黄山景色,而且集中展示了画家们独特的艺术风格,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优秀文化艺术中的瑰宝。

笔墨幸得黄山助,入徽方知画意浓。皖籍画家陈廷友、张继平,均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会员,也是知名的实力派画家。他们正是在安徽这样得天独厚的人文熏陶之下,在继承了新安画派传统的同时,更努力使自己从传统向现实过度。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钟情于黄山的山川烟壑、苍崖茂树,感动于天地之间充斥着苍茫大气,从而滋养自我的性情,孕育对黄山更深的情感。为了“搜尽奇峰打草稿”,几十次地登临写生,他们的足迹踏遍了黄山的群峰峻岩。但这种写生并不是对黄山的自然景观的机械描摹,而是“搜妙创真”,手摹心记,与黄山做着真挚而深妙的交流。经过了画家情感化、意象化的加工提炼取舍,在大自然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艺术表现手法。人们都熟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然而,“中得心源”得到的必须是真性情,是真的艺术感受。而真性情只有来源于大自然、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画家自己切身的感受。否则,画的画就是假画,表达的也是假情,不是真艺术和真胸臆。

陈廷友、张继平诗心向往最深处的就是黄山,或者说,内心深处一直向往着一种迥异于其他山岳的奇崛、阔大、高洁和邈远,而黄山正对应了他们冥冥中的这种期待。他们面壁绘景,并不是照搬物象于画面,更不是把笔墨语言仅仅当作山水画的符号,而是无数次徜徉于黄山的林壑荫峰,心笃于山水,畅怀在松林烟云

之间,在深山空寂的梦境中,打通属于自己的多维世界,寻求一份前所未有的敞开与明亮,一份寻梦追远的峥嵘意象,并将其纳入笔端,从而发展甚而提升笔墨语言的独特表达。

陈廷友的笔墨苍中有润,繁中有简,形意相动,虚实相生,扑面而来的气势往往使人猝不及防。然而,他并不简单执着于外在的恢宏与浩大,擅以水墨晕染营造山体块面,笔法醇厚绵逸,墨线纵横跳脱,虚实浓淡,相生相应,甚而以色列助墨,以墨显彩,着意于绘画语汇的深层考量,深知如何利用笔墨的不同形态传达多样的感受,给人以“象外有象”的美感。他的构图凌空蹈虚,黄山特有的深壑巨岩,烟岚云岫,在他的笔下蕴藉高华,破坚发奇,由开合而阔大,由纵横而鼓荡,让观者深切感到一种垂顾大荒的浑厚苍润和奇峻静谧的审美体验。

张继平构图开合大气,境界宏阔,气脉连贯,表现出自然山水的雄浑节奏和画家开阔的意境创造。焦墨用笔骨力简劲,粗豪沉着,以点连线、以线涵点,许多地方点亦线、线亦点,不拘泥于一石一峰,一景一物作形状摹写,变传统绘画之恬淡为浓密厚重,改传统绘画之秀润空灵为饱满苍茫,用笔墨结构和虚实来处理画面的力度和空间感。笔下的轻重、疏密以及笔墨结构关系的差异,表达出刚柔、虚实和层次,抒发的是山水间的浑然真气,“迁想妙得”而落笔的点簇顿挫,是“心领意造”后情感和对黄山的认知。

“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霓。”他们崇敬黄山,也熟悉黄山,以笔墨为载体表达自我,感受自然万物的精神所在。因而,行笔流动豪放,运墨酣畅淋漓,用娴熟的山水画技艺解读纵横奇肆的山体,把一管柔翰使用得出神入化,无论是群峰耸峙,还是峭壁孤松,无论是悬瀑飞溅,还是烟霞变幻,妙契自然,结

构天成,远观有势,近看有质,人与山的内在联系在笔势的运用情态中充分地展现出来。伫足在他们的黄山画作之前,似乎是远离浮世尘土而走进了深壑松风,享受天与地的对话,在海拔高处眸子的深深注视中为自己净身。

作为挚爱黄山的画家,他们或许最为看重的,就是一辈子不遗余力地就做一件事——社会给予艺术追求者以尊敬,是因其创造的价值或许会成为流传久远的文化魅力。笔下的一开一合、一收一放,可谓“笔落峭石奇峰秀,胸纳嶙岫松谷幽”。陈廷友、张继平在白云深处驻足溪涧,什么都沉潜下来,并让心灵沐浴其中,那是一种痴于黄山的赤子情怀,是一种自身闭关式的沉迷、顿悟式的抵达而致出神的感受,以及由这种感受所激发并盎然映现出的让观者可领会的意境。面对超越了时空的黄山,褪掉了浮气,守住本心的坚持,日夕之间,天地吐纳,他们活得从容自在,画出一座山的信仰,或许自己也成了山的一部分。

我以为,新时代的中国山水画作,不宜成“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隐逸,不能一味沉溺在小情调里玩寄情遣兴的笔墨游戏,无论是对总体格调的把握与意境的传达,还是传移模写的具体状物手法,都应该披襟临风,体现为一种吸纳大自然精华的生命充实感与蓬勃感,而非靡弱病态的笔墨呻吟。

被亿万年时光打磨并包裹起来的黄山,是陈廷友、张继平创作的福地,也沉淀在他们画作的厚重与飘逸里。他们坦言:无论登过多少次那心仪的万壑群峰,每次去黄山都恍如人生之初见。黄山是能唤起人们心底神性的美的殿堂,是画家心中月满中天、花开满树的胜景,永远让人动容和仰望。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他们一边酝酿与感悟,一边以修行的方式诠释着跨越千秋的凝固之美,清静本然,心明觉圆,会直到永远。

